

朦

胡山源
主編

日新文藝叢書

張

珞著

朧



私贈

廈門市立圖書館藏

慈母心

陸太太從佛堂裏出來，才踏上樓梯，上面大媳婦房裏的雷風扇又在嘸嘸的響了，她又似乎聽見幾聲熟悉的嗆咳，夾在那嘸嘸之聲裏，一陣悲痛與憂急又直刺了她的心，她急急的奔到樓上大媳婦房門口，拉開門帘，果然靠在床上的大兒子又在咳着嗽，雷風扇仍擱在他床邊的茶几上，大媳婦也仍坐在沙發裏看書。

「大少奶，不是我老太婆又要來煩不清，實在我們瑞生從小就怕風怕水的，比不得別人，現在病了半年多，常常咳嗽發熱，又吐過血，這雷風扇最好不要開，吹壞了大家都麻煩。」陸太太眉頭皺得很攏，像哀求般望着大媳婦說。

大媳婦放下了書，立刻覺得爲着這雷風扇，婆婆已是第五次來說了，就有些不耐煩地道：「母親，你放心好了，他的病不會吹壞的，我在醫院裏做了好幾年，難道這一點都不懂？假使吹不得風，你求我開雷風扇都不肯開的，像前天他鬧着心裏悶，要吃根香煙，不是我到底沒有依他嗎？我盼望他快快復原的心

恐比你老人家更加急切呢！你放心好了！你放心好了！」

「母親真討厭，秀琳是護士，難道會不懂嗎？」床上的大兒子接着說；他的聲音比媳婦生硬得多。

「噯！」陸太太輕輕的嘆了一口氣，低着頭走到大兒子床前，伸手摸了一下大兒子的額角，覺得仍燙得灼手，她就默默地將雷風扇的開關一扳，想，這是第五次來關雷風扇了，大媳婦總得賣一回面子吧！

「噯！」兒子和媳婦看見正在飛轉的扇葉忽然不動了，都驚奇地喊了起來。

「現在熱得厲害，實在吹不得，就停一會吧！」陸太太的聲音有些發抖。

「是呀！在醫院裏熱度過高的病人頭上要放冰袋，現在我們沒有冰，所以開着雷風扇，也可以減些熱度。」大媳婦笑着說，隨手又將雷風扇開了。

「噯！」陸太太的老眼有些模糊了，幾顆很大的淚珠掛了下來，她向床上臉孔燒得發紅的大兒子疼惜

地望了一會，終於沒奈何地踏出了大媳婦的房間。

「媽媽，二哥有信來了，二嫂上星期已經平安生產了。」陸太太滿臉淚痕走到自己房裏時，廿歲的小女兒佩貞正笑容可掬地站在窗前看一封信，見了她就這樣高興地說。

突然像一道微光掠過陸太太憂悶的心，她頓時收住眼淚，急急的問佩貞道：「是男還是女？」

「也是女，說胖得有九磅重，比小麗小雪更美麗，二哥和二嫂都喜歡得不得了！」

「也是女！」陸太太的心又立刻重下來，她沒有再聽佩貞下面的話，一聲不響地坐在床前的椅子上。

「佩貞！」陸太太望着小女兒傷心地叫了一聲，眼淚掛下了一大串。

「什麼事？媽媽！」正在喜氣洋洋看信的女兒起先沒有留心陸太太的臉，現在突然發現媽媽在哭，就驚惶地問。

「唉！佩貞！你大哥真不知前世作了什麼孽，會娶到這樣一個妻子，現在這條命要送在她手裏了！」陸太太說着眼淚又不住的往下淌。

「不會的，大嫂是護士，服侍大哥再好沒有了，

怎麼會送在她手裏？媽媽，你總是這樣多慮，我看大哥已比上海回來時好得不知多少了，血色也好看得多。」佩貞一聽見又是為大哥的病，便這樣安慰她媽媽，那時她心裏還在想着二哥信裏幾句最要緊的話，所以說了仍低下頭去看手裏的信。

「……克明願負你全部責任，與張姓解約的事，你自己不必再向母親說什麼，等你二嫂滿月後我親自回家替你解決……」

佩貞的眼睛在「克明」兩字上釘了好久，一忽兒似乎這兩字已變了一個翩翩動人的青年，筆挺的西裝，黑亮的皮鞋，一雙含情的眼睛，一排細潔的牙齒，佩貞又飄然沉醉了，她臉上現出了兩個可愛的笑渦。

「佩貞！」突然陸太太又沉痛地叫了一聲。

「怎麼樣？」佩貞臉上的笑渦立刻消失了，抬起頭來討厭地問。

「你去對大嫂說說看，請她把那寶貝電風扇關了！」陸太太的聲音裏充滿了悲憤，她想起自己做媳婦的時候，那裏敢違婆婆半句話，但現在媳婦竟把自己的話當作耳邊風還不如，想想若不是為了怕兒子病

中受驚，真那裏受得下這種氣！

「唉！你去叫她救救我們瑞生的命，把那電風扇開了！」陸太太嘆了一口氣重新恨恨地說了一遍。

「嘻！電風扇又不是大炮，媽媽你要這樣急做什麼，讓他們去開好了！」佩貞奇怪地笑笑，竟毫不在意地回答了這麼一聲，捏着手裏的信走出去了。

「這丫頭也變了！」陸太太看見佩貞這副神氣，心裏更氣憤了。她想想最貼肉的小女兒竟也反對自己了，一陣孤獨的悲哀像利刃般直刺進她的心。

「太太！」突然房門口走進了滿臉皺紋的張媽，陸太太如遇到久別的知己般立刻大聲嗚咽起來了。

「張媽，你看啊！大少奶像發瘋一樣鬧着那電風扇，我去盼了幾次，竟越說越鬧得響，她要大少爺的命啊！唉！我這苦命的瑞生……」

陸太太知道在這屋子裏，只有這年老的張媽才能體貼到她的苦心，也只有張媽是她唯一的知己，所以在將滿肚子的氣憤向張媽傷心地哭訴着。

「太太，你不要傷心，菩薩總會保佑大少爺的，我剛剛走過大少奶的房，電風扇好像不在開了，不過有一件事我要對太太說，今天早晨我見大少奶從一

個長圓的瓶裏倒出幾滴像肉凍一樣的東西在大少爺粥裏，我問她，說是牛肉汁，剛買來，要六十塊錢一瓶呢！我心裏立刻一跳，牛肉這東西多少發熱，常常冒心血的人那裏吃得！但我又不好對大少奶說，所以只得來同太太說了，請太太去關照大少奶一聲罷，那牛肉汁千萬吃不得！」張媽望着陸太太傷心的臉露出無限的同情，一面很關緊要似的向陸太太輕輕地。

「什麼？她在給瑞生吃牛肉汁嗎？」陸太太一股怒氣從椅子裏跳了起來，似乎立刻要衝到大媳房裏去，但一會兒她又頹然坐下了，她知道這個辦法是無效的，媳婦那裏會聽自己的話，只好另想別法。陸太太默默的想了一會，立起來附在張媽耳邊說了幾句話，張媽連連點着頭。

「喔！太太，我又忘記了。」張媽走出陸太太的房間，忽然又進來鬼鬼祟祟的道：「上次你叫我去尋的那個童子倒有了，很白胖的，不過只怕他爺娘不肯，因為童子尿給人家吃了，那個孩子要長不大的，所以只好瞞着他的爺娘，慢慢的想法騙他到這裏來。」

「好的好的！只要騙他來一次就好了，錢是不在

乎的，張媽！」陸太太憂悶的臉上現出了一絲笑容，欣然說着，她似乎已看見瑞生喝下了一杯黃澄澄的童便，那瘦瘦的兩頰頓時圓圓的胖了起來，血不吐了，嗽不咳了，她的瑞生痊愈了！啊！那黃澄澄的童便！

然而陸太太又忽然皺住眉頭了，她想起上次向大媳婦說起這丹方的時候，大媳婦連聽都不願聽，竟冷笑兩聲走了開去。她知道要覓到一個白胖童子並不難，叫瑞生喝下去倒是個大難了！倘媳婦不許他喝，他自己不肯喝，又怎麼辦呢？

陸太太又把這困難向張媽說了，張媽道：「太太，這件事只好以後再想法了。」

陸太太不響，心裏也想：「是的，只好以後再說了。」

張媽跨出了房門，忽然又回進來道：「太太，大小姐回來了！」

陸太太連忙立起來奔到門口叫道：「佩芳回來了嗎？」

「媽媽！」大女兒果然已走到她面前了，可是陸太太嚇了一跳，大女兒蓬着頭，兩隻眼睛腫得像胡桃，手裏提着一個大包裏，見了她便嗚嗚大哭起來。

「佩芳，什麼事啊？快到裏面來！」陸太太說着將大女兒扶到房裏的椅子上，扶她揩揩眼淚，萬分疼惜地問：「可是俊成又賭得整日整夜不回家嗎？」

「不，……他要……討個小！……」佩芳嗚咽地回答了一聲，竟號咷大哭了。

「討個小！」陸太太心裏怦的一跳，這件事她居然料着了！本來她常常在替大女兒擔憂，嫁過去了四個年頭，丫頭都沒有生過半個，俊成當然要討小了。

「佩芳，不是媽媽在怪你，實在是你自己不好，我叫你跟我到玉泉庵去燒燒香，大家都說那裏的送子觀音很靈的，但你總不聽，否則怎會四個年頭一個孩子都沒有，弄得俊成要討小呢？唉！」陸太太的聲音也有些抖了，幾滴老淚落在佩芳的肩膊上。

「噯噯！討小讓他討小！我要同他離婚！噯噯！……」佩芳似乎並沒聽見她媽媽的話，只顧大哭大喊，這哭聲驚動了躲在隔壁房裏寫信的小女兒和看書的大媳婦，一人不約而同，一齊擁進陸太太房裏來了。

「芳妹不要哭，這種男人一定跟他離婚，叫他拿出十萬養老金來，給些顏色他看看！」大媳婦問明了

什麼一會事後，也十分氣憤地說。

「真的，姐姐太弱了，哭什？他要討小就乾脆地同他離婚，怕什麼？」小女兒佩真的口氣更強硬了。

哭得成了淚人兒的佩芳被嫂嫂和妹子的話一鼓勵，似乎增加了不少勇氣，她抬起頭來堅決地道：「是的，我已決定和他離婚了！由他去討十個八個小老婆吧！不過我一定要同他法律解決，我要去請律師……」

大媳婦和佩真都連連稱是的時候，陸太太可嚇壞了，她不等佩芳說完，就搶上來道：「佩芳，你發癡了！你要想想我們是什麼人家？我們這種人家的女兒與人離婚？離了婚怎麼辦呢？你倒說說看！」

佩芳聽見他媽媽的話，突然像一瓢冷水澆上頭來，又嗚嗚的哭起來了。

「離了婚再嫁好了！怕什麼？佩真冷冷的說。

「對了！男人離了婚可以再娶，女人當然可以再嫁！」大媳婦也接上來說。

陸太太實在耐不住了，她不敢在媳婦身上發作，只得罵佩真道：「你這丫頭昏了！說得出這種話！快

走開，姐姐的事有媽媽在管，用不着你多嘴！」幸虧瑞生一陣劇烈的咳嗽傳來，大媳婦沒有聽清楚婆婆的話就急急的出去了，佩真被媽媽罵了兩聲也生氣地回到隔房去寫信，這裏就留着陸太太和大女兒。

陸太太看看旁邊沒有別人，便勸佩芳道：「阿芳，你不要哭，媽媽同你去說，叫俊成再等一年，如果一年後你仍沒有孩子，那也是命裏注定的，只得由他討小了。好得你總是正室，不會吃虧的。嫂嫂和妹子的話你萬萬聽不得，噯！說起你的大嫂，我們瑞生的命都要送在她手裏了！」陸太太說說又想起那可怕的電風扇和牛肉汁了，滿了皺紋的眼眶又紅了起來，不過一看佩芳正在傷心，覺得不應該再增加她的悲傷，就勉強把眼淚忍住了。

佩芳的哭聲到吃過夜飯才停住。那晚上陸太太照例沒有忘記到樓下天井裏去 toward 大媳婦房間的窗口望，當她看見靠西面兩扇玻璃窗又開着時，就趕緊跑到大媳婦房裏，把那兩扇窗關了，輕聲道：「大少奶，今晚風很大，窗開不得！」

陸太太看見沒人理她，便默默地回到自己房裏，

但還沒有跨進門，已聽見大媳婦開窗的聲音了，陸太太心裏一陣刺痛，嘆了一口氣，老淚又直淌下來。

這一夜陸太太到三更敲過還沒有入睡，她一會兒想大兒子的病，想想那不講理的大媳婦；一會兒想想老二瑞林的妻子只會生丫頭，自己這許多年紀了，盼好久的孫子仍沒有抱到手；再想想大女兒佩芳的苦命，雖替她配了一份很好的人家，但她自己肚子不掙氣，弄得女婿要娶妾；她又想起小女兒佩真的親事，張家已來催過好幾次，要早日完婚，但看佩真有些不願，倒又是一件討厭的事。

想東想西，不知怎的陸太太忽然想起了方才小女兒和媳婦的「離婚」「再嫁」種種荒唐不堪的話，心裏害怕起來，她覺得世道日非了，女孩兒家竟說得出這種不知羞恥的話，她沉痛地嘆息了一會。

但陸太太的思想從不白白費掉，最後她到底決定了幾件事，第一：老大的病，她決意不顧媳婦的反對，仍要盡力照顧他；第二：老二瑞林的老婆下次再不生兒子，她決意要替他娶個妾；第三：佩芳的事，她決意明天去和親家媽和女婿商量，叫他們再等一年，他還要帶佩芳到玉泉庵去許個願；第四：佩真的

親事，她決意今冬替她完婚。陸太太把一切都想完了，心裏一安。雖然她知道要實行這許多事免不了有種種困難，但兒女都是她親生的，都是她鍾愛的，爲着他們的幸福，她不能怕什麼困難了！

第二天一早，陸太太並沒有因半夜未睡而誤了進佛堂的時間，張媽起來燒洗臉水時，她已喃喃的在佛堂裏焚香念佛了。今天她的祝禱中又多了求佛保佑大女兒早生貴子的祈求，她跪在地上懇切得流下淚來。突然佛堂門呀的一響，陸太太吃驚地從地上跳起來，回頭向門邊一望，張媽正慌慌張張站在門口。

「太太，不得了！方才我送臉水到大少奶房裏，大少爺因那瓶牛汁肉不見了，正在大發脾氣，鐵床都快要蹬穿了！我連忙逃出來，太太，怎麼辦呢？……把……牛肉汁……去還他罷？……怎麼辦呢？」張媽急得舌頭都打了結，頓了幾回才把話說清楚。

「還他？萬萬使不得！這樣發熱的東西他怎麼吃得？張媽，你不用急，我就去說！」陸太太說着急急的往樓下跑。

「快喊她來！這房間除了她又沒有別人來過！一定是張媽這老太婆！快喊她來！老子要她的老命！」

陸太太還沒有到樓上，大兒子咆哮的聲音已直刺她心了。

陸太太立在樓梯上不動了，他心裏怦怦亂跳起來。她知道瑞生是從小寵慣的，現在生了病，肝火更旺了，怎麼去對他說呢？

但陸太太終於硬着頭皮跨進大媳婦的房間。她一看床上的兒子臉孔氣得發着青，兩顆凹進去的眼珠似要冒出火來，雙腳在床上亂跳，嘴裏在亂罵亂喊。

「瑞生，快不要這樣子！對你說了罷，這瓶牛肉汁是我昨夜叫張媽拿出去藏好的，但也是爲着你的病，牛肉汁最發熱，你吃不得，所以……」陸太太說到這裏見大兒子的身體在床上猛烈一跳，噤的一聲，一口鮮血從他嘴裏直噴出來！

「啊！不得了！又吐血了！」悶坐在沙發裏的大媳婦嚇得大喊一聲，直奔床前來。

「噯！噯！都是吃了牛肉汁的緣故啊！瑞生！瑞生！怎麼樣了？」陸太太急得在床前團團轉了。

大兒子兩顆眼珠對陸太太可怕地橫着，又吐出好幾口血，大媳婦就回轉頭來向陸太太道：「母親，請你出去罷，不要再多說了，他的脾氣你總知道的。」

陸太太被大媳婦硬推出房後，心裏痛得頭都抬不起了。她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走到下面廚房裏，把大兒子吐血的事向張媽說了，張媽也嘆道：「是啊！一定是昨天吃了牛肉汁，所以又冒心血了！」

那時佩芳攔着佩貞的手忽然在廚房外天井裏向外走，陸太太一見，連忙喊道：「佩芳佩貞你們一早到那裏去啊？大哥在吐血了，知道嗎？」

「我們去找律師，就要回來的。」佩貞笑着說，似乎沒有聽見大哥吐血的事。

陸太太急得氣都透不出來了，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她奔到天井裏將兩個女兒抓了進來，叫道：「佩芳，我昨晚對你說的話都忘了嗎？一切有我在安排，你要這樣急做什麼呢？張媽，你替我看好大小姐，我出去一會就來。」陸太太愛兒子，但也愛女兒，她知道女兒的事也要緊的，就急急的趕到女婿家裏去了。

佩芳又號咷大哭起來，等張媽把她扶到樓上，陸太太已回來了，還帶來一頂小轎和一位很胖的太太，張媽認識那是大小姐的婆婆。

「呀！少奶！快不要哭，總是我們倭成不好，真

的，要娶妾至少還要等你一年，現在我決不許他娶的，你放心好了。我特地來接你，轎子等在門口，快不要哭了！」那位胖太太走到佩芳面前這樣說着。

陸太太和張媽幫胖太太將佩芳拉到樓下上了轎，陸太太總算把大女兒的事暫時解決了，於是又想起那病着的大兒子，她憂急地向張媽道：「張媽，那童子幾時能騙到這裏來呢？我看瑞生的病是一天重一天了，要趕緊想法子！」

「知道知道！」張媽連連點着頭。

過了兩天，張媽果然領着一個白白胖胖的童子來了，陸太太笑咪咪的沖了兩碗杏仁湯給那童子喝了，隔了一會，又拿出兩個大肉饅頭，捏在手裏對那童子道：「小弟弟，這兩個大肉饅頭也要給你吃的，不過要你撒過尿才可以吃。來！快到裏面來撒尿。」大肉饅頭的誘力果然大，但兩碗杏仁湯的功効也不小，一剎間，一個很大的玻璃杯裏已裝滿一杯黃澄澄的「靈藥」了！

那天傍晚陸太太和張媽兩人懷着鬼胎立在大媳婦房外，在默默地聽着瑞生有否喝下她們偷偷放在他茶壺裏的「童便」。

突然「碰」的一響，兩人都嚇得直跳起來！

「這茶壺裏是什麼東西？秀琳！快去叫船！我明天一定要走了！這種家庭還能住得下？她們真要我的命！她們給我吃尿！我犯了什麼法？用得着罰我吃尿！快去叫船！」大兒子的咆哮聲像雷響一樣。

「怎麼辦呢？……太太！……怎麼辦呢？」張媽嚇得瑟瑟地發着抖。

結果終於陸太太又硬着頭皮走到裏面兒子床前，她把「童便」能治百癆的證據向兒子百般解說，但毫無用處，這一夜瑞生的脾氣發得天翻地覆，血吐了兩大碗，最後大媳婦真的出去叫船了。

「瑞生啊！不要去！媽媽這樣做，都是爲了愛你啊！」陸太太伏在兒子床前苦苦哀求着，兒子彈出眼睛不理她，陸太太看一切方法都無效了，瑞生已決心要走了，就跑到佛堂裏去跪在佛前求了半夜，但佛也不聽她，第二天一早大媳婦叫幾個人來把大兒子抬到船裏，終於離她而去了！

「噯噯！……」陸太太哭得飯都沒有吃，她真不明白爲什麼兒子媳婦竟絲毫不懂得她的愛，她記得丈夫陸老先生在世時常常說：「我的兒女都要給他們讀

書，讀了書才能够明理！」所以兩個兒子從小學而中學，從中學而大學，兩個女兒也都進過中學，但現在他們越讀書越不明理了，連好壞都不懂了！

陸太太氣得悶睡了七八天，直到後來忽然想起要帶大女兒到玉泉庵去許願的事，勉強忍住眼淚，起來梳洗一下，預備叫張媽去喊大女兒回來。

「媽媽——姐姐又回來了！」陸太太還沒有梳好頭，突然小女兒佩貞扶着佩芳走進房來了，她一看佩芳又是滿臉淚痕，眼眶邊黑黑的好像幾夜沒有睡，連忙問道：「阿芳！又是什麼事啊？我正想叫張媽來喊你，今天我要帶你到玉泉庵去許個願。」

「噯噯！我一定要同他離婚！噯噯！他外面有了女人，天天回來向我發脾氣！我要同他離婚！噯噯！我受不了這種氣！噯噯！」佩芳又大哭大喊起來了。

這一次陸太太用盡方法把佩芳又送回去後，她的舌頭都爲了講話講破了，不過她並不抱怨，因爲這是爲了女兒終身名節的事。陸太太甚至對佩芳說：「你要離婚還是先殺了媽媽再離。」由此也可見陸太太愛護女兒名節之深了。

佩芳回去了過不幾天，老二瑞林回來了，陸太太

將老大瑞生的病和佩芳不生孩子的事向瑞林哭訴了一番，最後又說到如果二媳婦下次再不生兒子，勸他早娶妾的話。

「嘿！笑話了！媽媽，我這次回來有一件大事要辦，就是來替佩貞解約！」那裏料到老二非但毫無贊成的意思，反冷笑一聲後，說出了這震人心肺的「替佩貞解約！」

「什麼？你瘋了嗎？瑞林！」陸太太吃驚地喊了起來。

「媽媽，現在婚姻自由，父母都不能干涉兒女的婚事，我做哥哥的當然更不能干涉妹子，不過這是貞妹託我來辦的，她不願嫁給姓張的，她要嫁給另外一個人。」

「反了反了！難道佩貞竟這樣不知羞恥了嗎？怪不得上次一提起張家的親事，她就大哭大吵，原來已有了野心了！唉！瑞林，你太糊塗了，你竟會回來替妹子幹這麼一件好事？你不想想媽媽豈肯讓女兒做這種被人恥笑一世的事？好了，你不必再向我說什麼話，我決不會答應的！」陸太太說這話時雖帶些憤怒，但又含着無限的悲痛。

「媽媽，我勸你不要這樣頑固罷！這是女兒的終身大事，你豈可以勉強！」老二說。

「爲了這是女兒的終身大事，所以我要勉強！我不能誤她的終身！瑞林，你不要管，我會去對佩貞說的。」陸太太從大女兒鬧離婚的事上得些經驗了，她能勸服佩芳，當然也能勸服佩貞。

老二住了兩天不歡而去了，陸太太便天天用愛和淚勸着小女兒，最後小女兒果然不再說什麼反抗的話了，陸太太心裏一安，她怕以後佩貞要另生變卦，決意提早一月把佩貞嫁出去。

一切都預備得特別多，特別好，陸太太因這是最後一次辦兒女的喜事，所以格外考究，被頭備了十六條，那一天一副雪亮的銀檯面也從銀匠店裏送來了。陸太太笑着向佩貞道：「阿貞，你看媽媽不是不會使你吃虧的嗎？」

佩貞不響，只低頭沉思着。陸太太看看日子一天近一天，她覺得小女兒嫁過去後不會有什麼缺少了，只有一件事她心裏担保不下，就是會不會佩貞也像佩芳一樣不生孩子，所以有一天晚上她暗暗的叫張媽，叫好兩頂轎子，預備第二天一早先帶佩貞到送子

觀音前去燒一次香。她知道小女兒最恨燒香，所以預先沒有告訴佩貞。

那早晨天氣很好！陸太太梳洗完畢，張媽上來說轎子已來了，陸太太便笑咪咪的走到佩貞房外，叫道：「阿貞，舅母差了兩頂轎子來接我們去玩，快下來，我們要去了！」

陸太太叫過後聽聽沒有回音，她想難道佩貞還睡着嗎？就開進門去。

「啊！」突然陸太太大吃了一驚，床上空空的，佩貞已不在房裏了，房內的東西非常凌亂，箱子蓋開着，裏面的衣服統統沒有了，在桌子上只留着一張小小的字條！

「張媽啊！張媽啊！」陸太太發狂地大喊，媽來後也瞪目不知所對，只瑟瑟地道：「今天早晨我起身時看見大門沒有上門，我還以爲昨夜我忘記門了呢！……」

一陣急促的腳聲從樓梯上飛奔上來，陸太太抬頭看，是大女兒佩芳家的老媽子。

「太太啊！不好了！俊成奶奶昨夜裏吊死了！叫你快快去，快快去！」老媽子臉孔急得像白紙，上

不接下氣地跨進房門就大喊。

「啊喲！」陸太太覺得天地一陣亂轉，不能自持

三脚香爐

一叢濃綠的翠柏遮着如火的炎陽。樹陰下，潔和蔚的手按在我瘦削的肩頭，輕輕地笑。

「笑什麼？」我聳一聳肩，問她們。

「你自己也在笑！」潔的小身體一旋，白嫩的手臂索性圍住了我的腰。

「真的，你自己也在笑，你爲什麼笑，我們也爲什麼笑！」蔚說着，抽出一塊淡紅色的手絹抹抹臉，那臉上有二塊圓圓的胭脂，一張小巧的嘴巴。

「我笑，」我側過頭，眼睛從樹葉的空隙裏，向外面瑰麗的校園望去，說：「我笑着昨夜做的一個夢！你猜我夢見我們三個好朋友，變做了什麼東西？」

「變做什麼東西！變做三塊牛皮糖，黏在一塊兒，拉不開了。是不？」潔昂起白白的小圓臉，得意地猜着。

「不——」我搖搖頭。

地倒在地上了！

「變做天空裏三朵雲彩，一陣風來，吹在一起分不開了，是不是？」蔚的小嘴巴一噙，露出一排細白的牙齒，笑着說。

「也不是！」我依舊搖頭。

「那麼你自己說出來，我們猜不着！」潔和蔚同時性急地扭着我，「快說！快說！」

「好吧，我來說，」我伸起手，在身旁一棵低矮的柏樹上摘下一顆生着三隻小腳的柏子，授到潔和蔚面前，笑着告訴她們道：「昨夜我做夢我們三個人變做了這個東西，……」

「哈！變做這麼一顆供人家採摘的『三脚香爐』嗎？倒霉死了！」潔天真地喊起來。

「你真是做夢！難道我們的友情這樣渺小！」蔚的長眉毛在一對秀眼上面彎了彎，低聲說。

「慢着！不要急，我的夢很長哩，你們聽我說下

去，「我把手心裏的柏子翻個身，讓三隻小小的脚朝着上面，再靜靜地接下去：「起先，彷彿同現在一樣，也是放了晚學，我們三個人在這一叢柏樹後面玩。忽然一陣大雨沖下來，我們不及逃，就躲在一棵柏樹下。一會兒雨過天晴，太陽重新出來了。我們三人給太陽一照，竟發覺已合起來變成了一顆生着三隻小脚的柏子。正在希奇，驀地我們又覺得自己在迅速地長大起來；我們所變的那顆柏子，也跟着逐漸高大，高大，猛然間天空裏轟的一聲，我驚訝地抬頭一看，原來我們已從一顆小小的柏子，長成爲一隻真正的三脚香爐！有撲鼻的檀香在我們裏面燃燒，光亮的焰頭和濃烈的香氣向幽暗的四周噴射着。而托着爐底的三隻脚上，現着我們三個人的臉孔，我們都變得既大又胖，張開嘴巴似乎在唱着什麼歌。……就在這個時候，我被起身鈴搖醒，這個夢也就完結了！」

「嘻！竟有這樣一個怪夢！」潔聽完我的話，搖着一頭短短的秀髮，張開嘴巴用一個熟悉的調子唱了起來：

「Wonderful dream—Wonderful dream—」

潔圓轉的歌聲低寂下來後，蔚在我耳邊低語道：「玲！我覺得那個夢倒有些好玩！我想起一件事來了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我好奇地望着她嫣紅的臉頰。

「那個夢可以把它當作真的，我們三個人可以在這叢柏樹後面立個約，我們來結一隻三脚香爐！」

「好極！人家結三姊妹，我們結三脚香爐，多別致！」潔先跳起來贊成。

「這個約如何立法呢？」我問。

「這有什麼難！我們只要對着高高的青天，在柏樹底下握一會手，宣一聲誓，就成了！」蔚說。

蔚柔軟的纖手，潔淨白的嫩手，和我一隻黃瘦的細手，果然在柏樹底下緊緊地抓握在一起了。

「我們是一隻三脚香爐！我們永不分離！」一陣歡笑中，三個女孩子兒戲地宣過了一個誓。

x x x x

流光在飛逝，少女們珍貴的年華也在飛逝。

「三脚香爐」由夢而爲兒戲的約，又由兒戲的約漸漸的認了真。

柏樹陰下一條幽長的磚架是可愛的；它留下了我

們輕快的足跡，放浪的歡笑，無邪的童心，……然而，竟要離開它了！

穿起新製的白綢旗袍，佩起鮮紅的玫瑰，踏着莊重緩慢的步子，跨進鮮花佈滿的禮堂時，我們心中湧起的是熱烈、興奮和愉快。

嘹亮的「Commencement Song」激起了我們偉大的願望，束着紅綬帶的文憑加給了我們真誠的微笑。

可是，當三個玲瓏的身影末一次穿過成排的柏樹，走到那條可愛的磚架上時，幾滴細小的淚珠，從三雙微紅的眼睛裏，同時滾落了下來。——

畢業，給我們的是快慰和歡笑；但離別，却是一杯難飲的苦酒！

潔小小的圓臉沉下了，平日的頑皮嬉笑，在一陣天真的抽噎聲裏，統統消失了。

「我恨着！爲什麼我們的父母如此不同心？要把我們送往三個地方去進高中！」她把掩在臉上的小手帕取開，一雙紅腫的眼睛裏露出滿眶悲怨的熱淚，帶着顫抖的聲音說。

「我早知道這一天是要到的，但我們有什麼法

子呢？假使潔不特別歡喜音樂，或者是玲的父母不一定要她進師範，那麼，我們中間也許有二人仍能在一起。現在……噯！……現在是沒有法子了一……」蔚的秀眼下垂着，兩塊圓圓的胭脂蓋不住略帶蒼白的臉色。

潔低泣，蔚輕嘆；我靜望着脚下黝黑的磚塊，默地憶起了「三腳香爐」的夢。——

起先是一顆渺小的柏子，漸漸地長大，長大，長成一隻真正的香爐，有撲鼻的檀香在裏面燃燒，光亮的焰頭和濃烈的香氣，向幽暗的四周噴射開來。……

飛逝去的歲月加給了我智慧：

那不是夢，更不是兒戲，那是人生，是世間最可貴的眞、善、和美！

仰起頭，我伸手去摘下一顆柏子，放在微微顫動的掌心裏，輕輕的說：

「潔和蔚！我們應當忍受這暫時的分離，因爲我們不能永遠做一顆渺小無用的柏子，我們要長大，我們要做一隻眞正的三腳香爐！」

「我們當然要長大，但我們爲什麼要分離？」潔望着我，泣聲住了，可是眼睛裏依舊帶着天真的憂

悵。

「是的，假如我們在一起長大，那多少好，但我們竟不能夠！」蔚的秀眼抬起來閃了閃，重新垂了下去。

羨慕着潔的天真，羨慕着蔚的美麗；這一天，我第一次發覺自己也有一些勝過她們的地方，——年齡和智慧！

「好朋友，你們聽着！」我低低地說，「我們要從一顆小小的柏子長成一隻真正的三腳香爐。那是『真』；我們要向黑暗的四周發出光亮的焰頭和濃烈的香氣，那是『善』；然而，我們不能忘記還有更要緊的『美』！假使那香爐的三隻腳上，露着三個同樣格式的臉孔，你們想，那又是何等的單調而不美呢！」

似乎是一陣輕柔的風，把潔和蔚臉上的愁雲吹開了，她們懂得了我。

「玲的話是對的！」蔚紅嫣的額邊現出一個淺淺的笑渦，「我們要到三個不同的環境中去，才會長成三個不同的樣子！哦，將來，——潔是偉大的音樂家，玲是出名的教育家，我……」

「你——」潔搶了上來，「你是一位美麗的女詩

人，有千千萬萬青年跪在你腳下求婚！」

「呸！你這小鬼！」蔚嗔怒地啐着潔。

輕霧散了，淚和笑的交混中，三隻溫熱的手，末一次在柏樹下緊握了攏來。

× × × × ×

一間小小的臥室裏，我默默地唸着潔和蔚從遙遠的異地寄來的二封信，在我寂寞的心裏，鼓起了一陣熱鬧。

「……玲！三腳香爐要來一次團圓了，這不是太令人興奮嗎？……」幾行活潑酒脫的筆跡裏，我依稀又看見了潔白白的小圓臉，聽見了她天真放浪的笑聲。

「……真是天從人願，正在我們懷念欲絕的時候，會來了這麼個好機會。這個『中學生團契』，我們得稱它『三腳香爐團圓』才對哩！喔！我又想起了，這次我們不要忘記各人帶根尺去，我們該量一量三腳香爐的三隻腳，已長大多少了呀！……」在蔚一張淡藍色的信箋上，我又聞到一陣熟悉的香味，於是我也彷彿見到了她紅白相映的嬌臉。

像咀嚼美味的糖，我細細地誦讀 她們的來信。

像趕赴豐盛的筵席，我匆匆地翻過高的山，靜的河，悠長的鐵道，來到那渴望好久的大都市，潔的學校，也是「中學生團契」的會場。

「三腳香爐」團圓了。第一夜的歡迎大會之後，在一角月光淡抹的草地上，潔和蔚緊緊地抱住了我的手臂；然而，我却出於意外地說不出一句話。——

讀過「仲夏夜之夢」裏的園林，我竟疑心這幽秘瑰麗的地方，會不會是夢裏的仙境？這二個緊抱住我的少女，會不會是美麗的仙人？

「玲！爲什麼不開口？二年不見，怕羞了嗎？」潔的小圓臉還是帶些頑皮。

「不！我聽見你剛才在歡迎大會中的獨奏，覺得太興奮了！」我低低的回答潔。

「太興奮了應該多說些話才對！」蔚的頭湊了過來，乳白色的月光照着她豐肥的額頰，我望着她沒有話。她忽然叫了起來：「怎麼你這樣瘦？生過病嗎？」

「不！」我搖搖頭。

蔚揚一揚比以前更細長的眉毛，笑着道：「不生
病最好！你們都忘記了帶尺嗎？我們要量一量三腳香

爐的三隻腳呀！」

「不用量了，我已經知道，你們都長大了許多，只有我……」我沒有說下去。

「只有你怎樣？」潔和蔚同時把我的手臂捏緊來。

「我……我自己也說不出，……我起先很高興看見你們，但我突然感到這世界太偉大了，你們二人進步得太快了！……我追不上你們……」我低頭望着自己脚下瘦小的影子，依舊說不下去。

假使，歲月加給我的果真是「智慧」，那麼，這時是「智慧」第一次給了我一種無端的惆悵！

二十歲！

踏過這小小的關，我彷彿亞當夏娃偷吃了生命的禁果，被上帝從可愛的「伊甸園」中逐出來了！

有人說：「友誼是一朵花，能把枯澀的生命點綴得馨香美麗！」我承認這句話是對的。然而我知道，「花」需要着不斷的陽光和溫潤的露水，沒有它們，怎麼能維持得長久呢？

「三腳香爐」又會在荒僻的山野間來一次團圓，

我真不知道該向那漫天的烽火感謝，還是咒怨？

粗野的山風，吹着緊密的小竹；潺潺的溪水，不知在何處流着。一片幽靜的朝陽，從白茫茫的霧層中透過來，漸漸抹上了我們所站的一塊小小的斜坡。

「真是太巧了，我們三個人會在這裏重逢！」潔搖着身旁一根竹枝，儘是笑。

「最巧的是會在這裏看見玲！玲，那幾個年頭，你隱居了嗎？怎麼一封信都不給我們？」蔚帶些欣喜，又帶些責怪地向我說。

「我生了病，……我對不起你們！……」望着遼闊的天空，我聽見山谷裏傳來了自己顫弱的回聲。

「難道病得信都不能寫了嗎？那你也應該請別人代筆寫幾句來告訴我們一聲！」蔚抱怨地說。

「是你會做了那個古怪的三腳香爐夢，也是你用智慧的言語解釋了那夢的意義給我們聽。你自己倒忘記了嗎？」潔睜大了圓圓的眼睛問。

「也許我是忘記了！」我低聲說。

「你怎麼可以忘記？……噯！玲！你哭了……」

潔和蔚的手同時伸了過來，但我沒有勇氣把自己枯黃的手伸出去，我只是含淚望着她們。

是的，她們是長大了，可以說快從二顆小小的柏子腳，長成為兩隻真正的香爐腳了！一個快成音樂家，一個快成女詩人，在她們豐滿紅潤的臉頰上，我聞到了一股蓬勃的青春氣息。……

終於我又憶起了那「三腳香爐」的夢，兩串冰冷的淚珠滾落了下來！

「潔和蔚，你們都長大了，你們是幸福的，只有我……」

「你不是和我們一樣！你的病一好，也立刻會長大，立刻會做個大教育家！」她們沒有讓我說下去，搶了上來。

「不！我的病豈會好？我想我是永遠不會有所成就的了。唉！……」

像晴裏天飛來一朵烏雲，潔和蔚臉上的笑容，為我一聲淒涼的嘆息蓋了下去。

「玲！為什麼這樣子？久別重逢，你應該使我們快樂，不應該使我們掃興！」潔的按慣琴鍵的手指在我手臂上彈着，眼睛望着蔚的鬚髮，似乎不願意再看見我的眼淚。

「潔說得對！你不應該使我們掃興！」蔚嚮起二